

丈母娘的福州年

■朱慧彬

水夫人陈娟姑》《青红酒坊》等情境剧演出,还有众多福州非遗表演……丈母娘边走边看边问,笑得合不拢嘴,还想上台与演员们合影。累了,就坐在台阶上吃汤圆、鱼丸、肉燕……

回程中,丈母娘见一群老人们围坐在一排开满风铃状黄花的树前喝茶聊天。她一边赞花漂亮,一边凑过去让妻给她录视频。老人们一声声“新年好”,让丈母娘措手不及:“哎呀,福州的老人家都在给我拜年呢?”丈母娘心里美滋滋的。

当得知这是“黄花风铃木”,且花期只有十五天时,她背着手作领导状围着花木转圈,说福州人真会享福。回老家时,妻把丈母娘送进动车站,妻转身的刹那,瞥见坐在车厢里的丈母娘偷偷抹眼泪,一如当年妻离家的情景,只是互换了角色。

我想,已近七十的丈母娘鬓发成霜,行动渐缓,日后挤几千里火车再来福州过年的机率越来越少,或许有生之年止于此,然而于她而言,这便是儿女孝道,这便是老来福气,这便是她一生中难忘的一个春节。

初三照例无亲可访,无客上门,一家人决定继续坐五号线转二号线,再转一号线去逛三坊七巷……上上下下几个来回,丈母娘早早已晕头转向,终于把地底下跑的地铁与地面上跑的火车分出来。

到了正月初八,我要到广州上班,儿子要去寄宿学校上学,妻要去培训机构兼职,家里只剩下丈母娘。白天,妻让从未养过花的丈母娘给阳台上的“香水百合”“山茶花”松土、换盆、追肥、除虫……一套流程下来,累得丈母娘腰酸背痛,趴在沙发上直喘气。

等到闲下来,丈母娘便给妻打电话,说一个人看电视老打瞌睡,闹着要回老家去。妻没办法,整了个AI音箱回来陪她聊天。开始两天,丈母娘还算欢喜,直夸“你家‘小度’连‘湖北话’都听得懂,真聪明……”过了两天,就批评“小度”顶撞,不懂事,答非所问,不好玩。总算挨到正月十五,妻一得空便拉着她到闽水看灯。

妻给丈母娘换上新买的衣服,让她穿成城里老太太模样风光出门。闽越水镇有临水奇境魔幻剧《临

春节,远方的亲友们在微信里问:“你们在外,可有人给你们拜年?”这句话差点伤到了我。

我20世纪90年代从湖北来福州务工,准确说,是个“农村娃”。我们家只来了我一人,找的媳妇也是老家,我俩在福州确实举目无亲。每逢春节,我们拖着孩子往湖北老家跑,两千多里路,来回跑了二十年。因为老家有亲人,因为妻的父母还健在。渐渐地,老家亲人越来越少,亲情越来越淡,回家没了安身处,没了理由。

儿子在福州城长大,因为放假就回老家,儿子在老家没朋友,在福州也没朋友。我与妻商量,今年接丈母娘来福州过年。

在福州过年,除夕前,我们早去闽侯乡下买鞭炮。大年三十,我们一家人动手做年夜饭:福州菜一半,家乡菜

一半。结果,一家四口人对着一桌子菜笑出声来——全是抖音直播版菜。儿子歪着脖子说,外婆做的家乡菜好咸,妈妈做的海鲜炒多,爸爸做的蒸菜没熟……原来儿子长期生活在福州,口味早就变了,丈母娘年近七十,厨艺渐失,早已退居二线。在家遇到稍大点的宴席,都是儿媳妇掌勺。我与妻想教训一下儿子,结果只能瞪瞪眼——毕竟儿子讲了真话。

春节几天,都是走亲访友的艳阳天。大年初一拜长辈,我们一家四口窝在家补春晚节目,儿子教他外婆用手机投屏看电视……老太太直呼有趣。初二无客到访,我们决定登鼓山,可丈母娘腿脚不利索,只好坐地铁去西湖泛舟、左海观鱼。

丈母娘对地铁相当感兴趣。进站时,不知该先迈左脚还是右脚,正好听到站内智能语音服务提醒:“旅客朋友们,上下电梯,请不要站在黄线内……请拉好扶手,照顾好老人小孩……”丈母娘挺直腰杆,进入电梯,直夸福州姑娘有礼貌。看到火车到站车门打开的刹那,丈母娘跟跑跑跑,却发现无人跟她争抢座位,她一脸尴尬地笑



【坊巷里弄】

英风长留天地间

■林思翔

在厦门南普陀寺藏经阁西侧,有一处巨幅石刻,上书“万历辛丑四月朔,三山陈第、宛陵沈有容同登兹山,骋望极天,徘徊竟日。”说的是,在倭寇成了东南海防主要祸患时期的万历二十九年(1601),福建海坛游营把总,兼授浯屿、铜山海营把总的安徽宣城人沈有容,与福州连江人陈第,同登五老峰,表面上是老友重逢的一次郊游,实则是两位将军巡察敌情,研究潮汐、制定战略的一次认真细致的军事勘察。

与厦门五老峰隔海对望的南太武山,也有一处石刻,镌刻着陈第、沈有容两位将军的诗作。这是万历三十年仲春,两位将军陪同上司登上南太武山,筹划跨海决战大计。两位儒将对碧波万顷的台湾海峡,感慨万千,各赋诗一首,如今诗刻依然清晰可见。

陈第诗云:“临风清啸共徜徉,东望沧溟思渺茫。古塔嵯峨云不散,故宫寂寞夜偏长。岩头荒草埋仙迹,春尽飞花满佛床。偶尔开尊问卫霍,伫看雄剑挂扶桑。”

沈有容诗云:“携尊登眺兴偏浓,景物怡怡色色溶。波浪千层翻地轴,风云八阵结天冲。塔边残垒空芳草,泉上悬崖有老松。把剑专从飞将后,壮心直欲扫妖凶。”

在南太武山上,陈第“东望沧溟”,心怀台湾宝岛,想起心中崇敬的西汉大将卫青和霍去病,表达了挥剑驱倭的雄心;沈有容面对波翻云涌的山海风光,表达了欲追随汉飞将军李广,横扫敌寇,保卫疆土的决心。

两处石刻交相辉映,诉说历史。透过这两处石刻,我们不仅看到了沈有容与陈

第两位儒将间的深厚情谊,而且感受到了他们赴台抗倭、保卫家国的干云豪气。

陈第早年在家中学习经史,吸取精华,滋养了爱国情愫。22岁拜见来闽抗倭的戚继光,上《平倭策》。翌年戚继光在连江马鼻一举荡平倭寇,百姓欢欣鼓舞,勒石纪功。在阅读讲学中,陈第一直坚持“笃志慎行”的经世思想,主张读书做人应“素位适志,言行金玉”,为后世树立典范。明万历年元(1573),33岁的陈第跟随福建总兵俞大猷学习兵法。两年后,被调至京师的俞大猷推荐至总理薊州边事的戚继光手下任事,陈第历任“潮河川提调”“蓟镇三屯兵前营游击将军”等要职,屡次请命出关。万历十年(1582)因不愿徇私以剝削军士,“宁得罪于上司,不获罪于士卒”,遂辞官归闽以明志。

沈有容在薊州时,结识了在俞大猷军中任职的陈第,两人性格十分相近,皆文武双全,又秉性刚直,疾恶如仇,遂成莫逆之交。万历二十九年(1601),沈有容邀请已退役的老将军陈第前来中左所(今厦门)筹划抗倭大计。四月初一共登五老峰。万历三十年仲春,又共同上南太武山,再议计策,并互赋诗作。

万历三十年(1602)十二月,沈有容见时机成熟,遂决定带领舰队前往台湾与日舰决战。并邀陈第一同前往。此时陈第虽已62岁,老友邀请,慨然应允。“初八晚,舟过澎湖湾,飓风大作,播荡一夜一日,勺水不得入口,舟几危者数矣”。面对狂风恶浪,为稳定军心,陈第即吟诵,歌曰:“水亦陆兮,舟亦屋兮,与其死而弃之,何择于山

之足,海之腹兮。”官兵大受鼓舞,齐心协力与风浪抗争,最后平安脱险。

激烈的战斗在澎湖海域展开。主将沈有容运筹帷幄,老将陈第协同指挥,士兵英勇拼杀,倭舰无法抵挡,遂将掠夺来的财物投入海中,明军毫不为所动,秋毫不取,驱寇掩杀至台南岸边,并在大员港(今安平港)登陆,全歼盘踞在台湾的倭寇。此战歼灭倭舰6艘,斩首15人,烧死溺死倭贼无数,救回被俘的大陆民众370人。被解救的高山族同胞对从福建远渡而来的军队十分感激,“裨目大弥勒率数十人叩谒,献鹿饕餮,喜为除害也”。这次跨海击倭,是明朝政府在台湾宣示主权的一次里程碑式行动,比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虏早了整整60年。

此战大捷后,陈第告别沈有容,继续他的游历著书生涯。次年,他根据在台湾的所见所闻,写下《东番记》,成为最早记录东番(即台湾)地理风土人情的文献,也是现存最早写台湾的游记。

“南北驰驱五十年,君恩老老归田。乾坤多少纲常事,衣钵而今有尔传。”抗倭名将俞大猷如此赞誉陈第。集诗人、学者、旅行家、将军于一身的陈第,一生建树不凡,其晚年参与赴台剿倭并写下《东番记》,更是其人生光辉之篇章。五老峰与南太武山的石刻,让英风长留天地间,令人们永远铭记这位闽人将军的荣耀!

【闽都新谭】



■陈文东

菁城玩家

收藏家中,有收藏书画、邮票、钱币的,有收藏瓷器、文物古董、名人纪念物的,收藏房子,就很少人听说过;玩家中,有玩茶壶、石头、蟋蟀的,也有玩鸽子、竹刻、漆器的,玩房子,肯定很少人听说过。

我认识的人中,真的就有这么一位收藏家,有这么一位大玩家。这位玩家名叫邓永嘉,是漳平知名人物。他年近花甲,却身板硬朗;须发都白了,却满脸红润。他特别爱笑,一看到人就笑,一说话也笑,让人感到特别的亲切。

走近龙停谷山庄,抬眼望去,翠绿的山坡上,一座座古色古香的闽南建筑鳞次栉比,依山傍势分布其中,俨然明清时期一个别致的小村落。邓永嘉曾是一名木匠,这些建筑总共10处,他整整花了八年的时间,从别处买来老物件,亲手建起来。

“爱玩啊,没办法。”他笑得很灿烂。山庄门口是一座高大的门楼,坐北朝南,气派宏伟,庄重威严。原是八一路陈氏祖宅的一部分,旧城改造时拆掉,邓永嘉把它买过来。门楼东侧是一座低矮廊桥式的建筑,徐徐凉风吹来,坐在这里品茶、看书、聊天、赏月,都是很不错的选择。

北边紧挨着是一座仅有两个房间的古建筑,一间是普通餐厅,一间是阿嘉的卧室,卧室里摆放的,全部是年代久远的家什——大床、衣橱、圆凳、高脚桌、梳妆台等,是明清时期大户人家的标配。屋子中间那张大床特别显眼,是古人的婚床,俗称“风床”或“千工床”,床面特别高大,有如大门般,极其气派。婚床是古人婚房的中心,不仅是古人休息的地方,更是传宗接代、孟斯衍

庆的神圣场所。因此,古人对婚床的做工非常讲究,特别是大户人家,更是不惜工本制作婚床,也因此产生了许多流传千古的不朽之作。

往北边山坡上去,古建规模一座比一座大,一座比一座气派,造型各异,各具特色。邓永嘉从低到高逐一指点给我们:“这一座是从晋祠厚德迁过来的,上面一座是灵地文山的,再上面一座是和平安靖的,最上面一座是拱桥岩高的。”

“这么大的房子,怎么搬过来的?”我很好奇。

“慢慢拆下来,一件件编上序号,一件件清洗干净,一件件晾干,一件件打包,用大卡车运过来。再根据事先拍好的照片,按照原来的形状复原。”他笑着说。这么纷繁浩大的工程,他说起来却是很轻松的样子。

在安靖楼里,我们看到了“觉宽闲草堂”大块牌匾,是“嘉庆丁丑秋月”制作的,有200多年历史了。牌匾下方的一副对联:“丰俭得宜居家莫逾此训,荣华有数缘分以听其天。”彰显了匾匾的文学造诣,很有教育意义。

宁怡楼居于山庄的最高处,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座古建筑。该建筑形制为闽南一带流行的“四合院”式组群布局,即“四合院”。在平面布局上,由三个建筑组合而成,分中间、左右两个庭院,并串联起来。通过中间庭院到达左右两个庭院。宁怡楼为一进院落,大门入口即为天井,紧接着便是大厅,天井两侧是两排厢房,左右各2间。右侧厢房里堆放着许许多多的古牌匾,有“选俊”“覆云”“星耀南极”

“望乡间”“壁水香英”“潜德幽香”等,都是明清时期的文物。邓永嘉对每一块牌匾的来历、寓意清清楚楚,能够解读出其背后的故事。比如“选俊”这块牌匾,书写方式很是奇特,“选”字画了两个人,再加一个走之底。阿嘉说:“古代选人也是很严格的,要三个人一起去。跟现在考察干部差不多,很公平公正的。”

邓永嘉收集来的牌匾有100多块,文匾、官匾、堂匾、寿匾、商匾都有。为了得到爱物,阿嘉舍得花钱,舍得下功夫,甚至长途跋涉、餐风饮露。为了穷尽古牌匾的学问,他又与许多收藏爱好者交朋友,登门拜访,虚心请教。

在一座座古建筑里,我们还看到了一大批房子装饰物件和农耕物件,如花窗、柱凳、供台、水槽、屏风、礼担、石磨、门当户对等。还可以细分下去,如花窗中有菊花窗、梅花窗、铜钱窗,真是应有尽有。一个个石雕大缸,是古代的消防用品,在故宫博物院里看过,这里居然也摆了好几个。屏风上的雕刻都是有故事的,如赵云救主、孝感动天、戏彩娱亲、百里负米、刻木事亲、扇枕温衾等。这些物品经邓永嘉点拨和描述,立马就升格了,一变而成了文化。

对未来,阿嘉有一个很清晰的规划:“接下来,准备分门别类,重点布置几个展馆——农耕文化馆、科举文化馆和红色文化馆,并开辟成研学基地,供青少年参观学习,将来都捐献给国家。”

【人物故事】



十万春花如梦里

■林肖

三月的南京,春天仿佛刚从冬梦中醒来,显得懵懂、迟疑。没有缠绵的雨雪,没有氤氲的潮气,法国梧桐的枝桠还是光秃秃的,梅花岭上的梅花却早就按捺不住,怒放十万枝了,云蒸霞蔚,烂漫洒了一地。江南的地质就是这样,甘腴、丰泽,舍得住热气,养得住植物,即使在肃杀之冬,也让人感觉生气从未离去,而到了南京这里,就更成了支撑六朝烟水的一汪水,几抔土。

既熟悉又陌生。中山门外,这个我记忆中林木苍莽的所在,如今俨然一副小城市模样,四下张望,仿佛陌路。下车,走上一段名叫“卫岗”的坡路,记忆之门才豁然打开——二十年前那个赤日炎炎的夏天,我从北京直下南京,就是从这里由表伯领着走进南京农业大学的宿舍区。那时正值暑假,南农校园的野草如退潮的海,在地上快乐地蔓延,爬山虎不屈不挠地覆盖了半边楼房,树木繁多郁葱,密密麻麻的藤植物和树枝交相缠绕,勾勒出一幅植物世界热闹自由的景象。白天,我凭一张地图外出闲逛,傍晚在南农门口抱一个西瓜回来解渴,一件T恤晚上洗,次日干,睡觉便光膀子,打地铺……这样一连过了六天,卫岗一带渐渐熟稔,我也该和南京说“再见”了,不想一别就是二十年。

我承认耽于沉思的自己屡屡受着富兰克林“重过一遍生活”的诱惑,却又时时在有所过之和过犹不及间徘徊,满怀期盼又无所期盼。二十年,原也不过是一道门、一缕烟。

重又走进南农校园,这里似乎模样依旧。楼房未如我想象的颓圮,植物也仿佛活在时间的律令之外,只管恣意地绿。只是表伯愈见其老了,八十多岁的人,白发覆盖了头顶,步子有些打颤,好在不妨碍走路,于是我们一道在校园闲散步。表伯是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,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退休,在南京足足生活工作了六十年,说是南京解放后历史的见证人,一点也不夸张。

静谧的人行道上不时走过年轻人,三五成群,轻声谈论。初春的晴空也很应景,明净地淡蓝着。这里也有大草坪,草茎还是褐色的,叶尖却绿得有些逼眼。向来认为大学校园要有一方大草坪,视野一旦开阔了,历史感也就随之而出。南农主楼建于1956年,典型的新民族主义风格,灰砖墙体早已黧黑一片,琉璃瓦却依然绿得发亮。忽然发觉这幢主楼像是表伯的化身,同样见识了南京半个多世纪的风雨,同样貌似苍老孱弱,却又让戈戈表伯不足为证。关于南京,表伯有兴谈不尽的漫长回忆;而主楼,又分明是精神的蜂房、实验的磨坊,在知与行之间有序运转。

主楼的位置很好,远眺便是紫金山。这座更以“钟山”更为闻名的山峦虽不雄峻,但在江南平原上已属卓然。山上,天文台的圆顶闪闪发亮,而山那头,便是滚滚东逝的长江了。午后的空气浸润凉爽,没有

风,阳光暖暖地照着,紫金山的轮廓清晰地凸显在蓝天之下,山与天的交接处,紺蓝化为淡紫……眼前仿佛凝然不动,状如几经历史巨笔涂抹的画,如在梦里相见。

前不久读黄裳的《秦淮拾梦记》,同样感慨于岁月流转,物是人非,拾得几分影像又无非沧海一粟,更知南京的气质随生命同在,与生命相渗透的气质滤上千遍也萦回不散。《三国演义》中写到“三分归一”,有“山形依旧枕寒流”之诗赋石头城,让人略可窥见那山水相峙的雄阔格局,而今沧海桑田,兴亡早已不论,唯“龙蟠虎踞”之势赫然不改,静观人间万事明灭不定……

我一向认为,南京是江南诸城中的另类,媚在肤表,却硬在喉;悲,也就势在难免。若以向来所谓江南情怀之烟水、金粉、春愁囊括南京,那是泛泛不求甚解。苏州精致玲珑,一切丝丝入扣;杭州发乎妩媚而止于娟媚,始终让人直不起腰来;无锡则凭了太湖添几分荡荡之气。唯独南京,自石头垒城以来,烟水浸淫其中,却每每以“折戟沉沙”的粗硬使人耿耿于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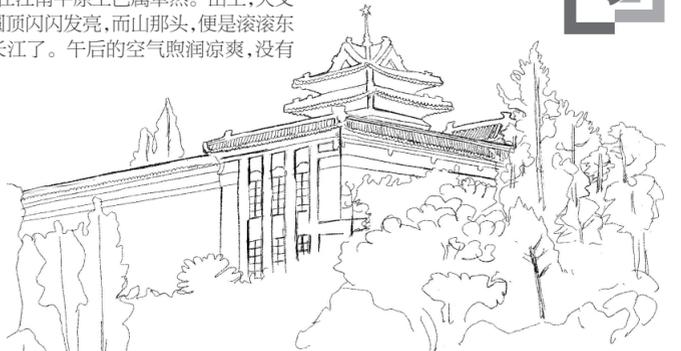
“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”,那黑衣华贵的王谢子弟,向来与婉约无干,待到世事沧桑后,是只有寻常百姓以不倦的热情拥世俗生活了。寻绪如流水的李白终究没能继续婉约下去,这说来是历史的非难,实则却是“诗心”在戏弄——南京被历史证不是能安心作诗的所在。至于十里秦淮,柔波漫溢、桨声灯影,那确乎是一等一的风流旖旎之地,而今只有形似。白袷衫的公子,风情万种的美人,诚然生发过万千清欢,也已消失于时间与叹息之中。幸亏瘴岚雾中多了几位弱女子勇决的身影,局面才不致完全软媚不堪。至于国事蝉鸣、战时豪生,荒凉中更增悲怆,长江边,钟山下,只能叫人徒叹“十万春花如梦里”了。

历史的照明圈、政客们的集散地,以其千古不易的诱惑力,不断拥抱着收复失地的苦心和皇冠加冕的狂热。近而视之,倒是把南京认真当一回事了;退远了看,便是深陷春梦不能自拔。实录的豪夺之梦是梦,虚拟的巧取之梦也是梦。梦,古今一也,中外一也,却难回避兵戈之象、屠戮的暴力、浓重的血腥……

以南京的气质,要么从不与政治绝缘,既结,屡屡梦断就不可免,而乱中沧桑更无法定其身后是非,只余孤臣遗民恨满襟,是故不必妆点山河变色后的悲泣喜笑。一切是假象,而眼前之象又是正相,那么历史是什么呢?如果知道历史是什么,或许就不这么问了——历史有时多余得很。

轻轻一挥手就是二十年,那么再次挥手,是在备忘的纸上加重了墨痕,还是暗暗擦去边角的注释?在这样一个浅淡的春日里,我的脑海因南京而满载,不知是清晰了还是模糊了,只知那十万如梦的春花,不曾消逝过。

【雕刻时光】



本版图片 秀春